



碧水長流

短篇小說集

上海人民出版社

短篇小说集

碧水长流



上海人民出版社

碧水长流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75 字数183,000

1973年12月第1版 197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00

统一书号: 10171·253 定价: 0.47元

毛主席语录

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

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

前进的步伐

(代序)

方泽生

这本小说集是继《向阳列车》、《延安的种子》后，一年来上海工农兵业余作者文学创作的又一批新成果。从《向阳列车》到《碧水长流》，通过工农兵英雄形象的塑造，从不同的侧面，清晰地记录着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亿万工农兵前进的步伐，伟大时代前进的步伐，也记录着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前进的步伐。

我们的生活是绚丽多彩的，斗争是纷繁壮丽的，但主调是激越明朗的。这个主调，就是能够反映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今天的特点和本质的革命精神。文艺创作只有捕捉住这个主调，从各个侧面来渲染它、描绘它，特别是要通过革命英雄形象的塑造反映它，才能更好地起到革命文艺的作用，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收在这本集子里的一些作品，在提炼具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后新的革命精神的主题方面，取得了很显著的进步。

《步伐》里的区委副书记崔羽丰，常常把他那只“表壳泛黄的老式挂表”拨快五分钟，提醒自己要“赶在前头”，并以此教育和影响周围的同志。“赶在前头”，不正是几经战火考验、又经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洗礼的老一辈革命家，在新形势下

焕发精神、继续革命不停步的生动写照么？《快马加鞭》里的新装组组长霍虹，“老是弓张弦紧地自己逼自己”，在装得满满的车子上“加上个宝塔尖尖”。“自己逼自己”，不正是准确地反映了不断革命、永不满足，敢挑重担的青年一代的精神面貌么？《澄江险渡》里的少年兄弟二虎、三虎，面对着波涛汹涌的激流，“身不晃，手不软”——“勇往直前”！这不正是概括了继承革命传统，敢于斗争、敢于反潮流，在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成长的革命接班人的精神品质么？读来使人精神为之一振。这些英雄形象的本质特点，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如《金不换》所写的：“拔挺向前奔”！

如果我们的文艺创作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绚丽多彩的生活，又都从中提炼出反映新的革命精神的主题，这样就使作品和作品中的英雄人物，具有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特点，较好地表现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后斗、批、改不断深入所引起的现实生活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这样也就更能发挥革命文艺的现实战斗作用。我们常说，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就是要使文艺成为工农兵投入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一个有力的武器。因此，通过典型形象，主要是革命英雄形象，反映具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意义的主题，体现党的基本路线的本质精神，就成为需要我们文艺创作者共同努力完成的光荣任务。这个集子中的有些作品，已经作了这样的努力。象霍虹的“自己逼自己”，作者就写出了一种难能可贵的革命精神。形势逼人，不免使自己处于被动的地位；而自己逼自己，却写出了工人阶级的主人翁的责任感，是无产阶级的自觉革命的进攻性性格。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些同志之所以在斗争的紧要关头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甚至是路线错误，往

往是由于在平时没有牢记党的基本路线，放松要求，放松改造，贪图安逸，资产阶级思想乘虚而入引起的。有了霍虹这样的进攻性性格，就会对资产阶级的袭击“常备不懈”，我们相信她如果遇到更大的路线斗争的风浪，一定会提出更尖锐的问题来逼自己，在群众斗争中找答案。由此使我们想到，文艺为路线斗争服务的天地是无限广阔的。一些大型作品固然完全可以直接描写两条路线的对立，对于篇幅和容量都比较小的短篇小说来说，也可以不直接去描写这种对立，而着重在提炼主题和塑造英雄形象上下功夫。

文艺创作要提炼具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新的革命精神的主题，首先作者要把握现实生活的本质。这就要求我们的作者，包括工农兵业余作者，在深入工农兵，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的时候，要以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为指导。作为一个文艺创作者，深入生活是有目的的，不是到工农兵生活的浩瀚海洋里去漫游，而是要跟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跟文艺创作结合起来。正因为生活如浩瀚的海洋，如果不以党的基本路线来导向，就可能迷失方向，对一些新生的、充满生命力的东西视而不见，而把一些表面现象，有时甚至还是陈旧衰败的东西拿来歌颂；或者失去感觉的敏锐性，分析不出其中深刻的含义，也就提炼不出反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新的革命精神的主题。这里试就《步伐》、《海的呼吸》、《小红子》作一些比较分析。

《步伐》的情节比较单纯。它只是围绕着一次区委会对于提拔新干部问题的争论，把老干部崔羽丰的战争年代、解放后开展三反五反运动时期的某些斗争经历和文化大革命以后对

待新干部的问题有机联系起来，来阐述革命总是后浪赶前浪，老一辈的革命者只有“赶在前头”，才能永葆革命青春，跟上时代的步伐这样一个发人深思的主题。由于作者紧扣住这个主题，赋予一些细节以新的意义，达到深化主题的目的。在生活中，或者就是周围的同志，不是常有把手表拨快几分钟，“赶一赶”，以免上班、开会迟到一类的事吗？如果我们就事论事地把它搬进作品，至多只能给人物性格增加一点色彩。而《步伐》的作者用它来丰富这样一个主题，崔羽丰的这一并不惹人注目的细节，就赢得人们深深的敬意了。《海的呼吸》的结构，作者是花了一番心思的。随着情节的开展，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大海、小岛、风雨，把读者带进了神奇的生活世界。而这一切，又都为刻划郝鹏飞这一老水文工的思想性格服务。小说通过上岛、夜谈、测潮、风雨、报测等引人入胜的情节，展开师徒之间的矛盾，突出郝鹏飞一丝不苟、长于身教、象大海一样宽广的革命胸怀，教育青年一代要跟旧思想决裂，为革命做好本职工作。可是“我”的“大材小用”、不安于当水文工的思想，跟革命样板戏《海港》里的韩小强相类似，跟《延安的种子》里的几篇反映师徒关系的小说所写的徒弟也差不多，没有提出新的引人深思的问题，因而在主题的深化上缺少今天特有的新的高度。《小红子》里作者着力刻划的江红虽然是个相当可爱的人物，但作为她的对立面的马锋的思想也是不安于本职工作，“工作无精打彩，工作时间到处‘飞来飞去’”。可是江红是怎样做工作的呢？给我们印象深的，也就是促使马锋转变的是两个情节：一是江红家庭访问，修好了马锋修不好的收音机；一是江红炉前考核，答出了马锋答不出的问题。我们不禁要问：假如江红不会修收音机，答不上另一行的专业问题，还要

不要去做马锋的工作呢？这篇小说在提炼主题方面，如何体现当前形势的特点是不够的，主人公的英雄行为也不怎么可信，因而就缺少感染力。这说明作者在观察生活、表现生活的时候，可能还只是停留在某些生活现象上，没有能够把生活中更本质的东西提炼和反映出来。

当然，文艺创作必须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以党的基本路线作指导，只是为观察现实、剖析生活提供思想武器，为提炼具有新的革命精神的主题创造有利条件。真正提供深刻主题的基础，还是工农兵的斗争生活本身。**“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以党的基本路线作指导和扎扎实实地深入斗争生活，是对立的统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有的同志认为，有了对党的基本路线的认识，有了某一种符合基本路线的创作的意念（常常被人理解为“主题”），于是作品便成功了一半。这就颠倒了认识和实践的关系。许多工农兵业余作者从自己的实践中体会到，作品的主题只能从具体的创作素材中去提炼，即用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对素材作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制作，决不是离开具体生活内容的某种思想认识。不认识到这一点，也有碍于创作质量的进一步提高。

这里再就两篇较好的作品《海的呼吸》、《步伐》作一些比较。前面说过，它们在主题的提炼上有深浅之分，但是在生活底子上，也看得出有厚薄之分。《海的呼吸》比较扎实、浑厚，作者对他所写的生活比较熟悉，因此能自如地驾驭生活素材，创造引人入胜的情节；而《步伐》给人的感觉，生活基础就相对地薄了一些。有较为深刻的主题，但没有相应的丰富的情节和厚实的内容，这就反过来影响主题的进一步深化。这种情

况，即使同一作者在写他熟悉程度各不相同的内容的作品时，也会出现的，并没有什么奇怪；只要长期地深入到群众斗争中去是可以逐步改变的。当然，如果不加注意，时间一长，就会象有的人所做的那样，以为只要头脑里先有个设想，然后到生活中去找些例证就行了。实践证明，这是不能写出思想性与艺术性结合得较好的作品来的。

我们主张作品要有具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新的革命精神的主题，但不赞成把作品写得一览无余。恩格斯曾经说过：“我认为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对于小说创作来说，这一点特别重要。《澄江险渡》的作者并没有直接说出什么富有哲理性的话，讲许多惊人的豪言壮语，而是以白描的手法，娓娓动人地叙述两个十几岁的小“老大”驾轻舟、战恶浪、抢险渡的情景，却使我们心潮如江潮，随着小船的颠簸而翻腾，领略到那种一往直前、所向无敌的精神力量，深感这是在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下青少年一代的缩影，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另一篇小说《“老侦察”》，题材和主题都是好的，作品中有关教育革命和理论联系实际如何重要那些话也是对的，但由于这些思想不是在人物的矛盾冲突中体现出来，而是直接从人物的口中说出来的，因而读者总是记不住。这就告诉我们，主题的深刻与否，并不是以作品讲了多少深刻的道理来衡量的，着力塑造具有高度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的英雄形象，才是我们的根本任务。

我们必须进行两方面的努力：刻苦攻读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掌握认识生活的总钥匙；扎扎实实地投入工农兵的斗争生活，获得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这样，才能使文艺创作反映

出大家所关心的、具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后新的革命精神的主题，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这样，我们的工农兵业余作者就一定会在创作的道路上迈出新的步伐——更加坚实稳固的步伐。

目 录

步伐·····	姚克明 (1)
碧水长流·····	吴林奎 郑 帆 (14)
报喜·····	江华南 (26)
快马加鞭·····	吴芝麟 (40)
新的航程·····	品 山 (49)
霞晖·····	叶 勉 (58)
干部问题·····	张圣禄 (72)
小红子·····	周伟民 (81)
海的呼吸·····	士 敏 (89)
老顾问·····	友 珍 银 传 (101)
管家·····	钱建群 (112)
顶梁柱·····	沈炳龙 (121)
海燕·····	樊天胜 (128)
“辣椒”连长·····	贾晓晨 (135)
特别考核·····	文 新 (146)

体育新事	彭 瑞 (155)
“老侦察”	俞天白 (164)
打算盘	谢则林 (176)
车轮飞转	朱敏慎 (180)
第一站	庄新儒 (187)
“水瓢底”的风波	顾锦泉 (196)
打靶	王 辉 (203)
前沿“小炮兵”	徐明灿 (212)
澄江险渡	郑开慧 (226)
金不换	周嘉俊 (238)
后记	(264)

步 伐

姚 克 明

也谈不上是什么时候形成的习惯，区委会的常委、委员们都喜欢在开会前，提早刻把钟来到会议室。或者把各自分管的那一托子工作通通气，或者协商解决点什么事情，三三两两找着对儿，抓紧在这个时机进行。

今天也没有例外。区委会议之前，人们陆陆续续来了。有的拽个凳子，凑近了从挎包里掏出材料，便议论起来。有的靠在窗边，神情认真地解释着什么，手指比比划划。几个年轻的新干部，在争论中插入一两句笑话，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

区委副书记苗俊敏——一个看上去只有三十出头一点的女同志，看看手表，开会时间近了。她又点了点会议室里的人数，发现区委副书记崔羽丰还没来。哦，还有，区委常委韩健呢？

不知是谁说了一句：“咦，两位老干部，怎么都破例了？”

苗俊敏含蓄地笑了笑，说：“别急，再等一等吧！”

.....

这时候，在江边大道上，崔羽丰正迅速跳下公共汽车，紧紧小挎包的背带，三步并作两步，赶回区委机关大楼。

夏日的中午，连空气也有些发烫。一条笔直延伸的江边

大道，无遮无盖地暴露在日光的曝晒之下。几株稀疏的树木，热得透不过气来，无力地低垂着叶片。柏油路软绵绵的，一脚踩出一个浅浅的鞋印。一串汗珠摔下地，“滋”的一声，冒一道白气，就没影了。

老崔的衬衣背上，早就湿成一片。嘴里也呼哧呼哧喘着气。这位区委副书记年过五十了。粗粗地从外表而论，一头白花花的短发，眼角边、嘴唇边松弛的肌肤，也许是超出了他的实际年龄。细细地观察一下呢，便会发现那双精明的眼睛里，仍然显露着往往是年轻人才有的坚毅的神采。

他赶得急匆匆是有原因的。自从区委书记调走后，老崔提议，经过区委会讨论通过，由新干部苗俊敏主持日常工作。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一个老干部，老崔就时常提醒自己，严于检点自己的一举一动。

特别是上一次会议上，讨论团区委书记的人选，他和苗俊敏的意见还没有一致。那时候，苗俊敏提出了一个叫做张玉林的青年工人。老崔颇感意外。尽管，在老崔的心里，有一张全区的青年基层干部“知名人士”表，可就是独独缺少这位二十二、三岁的小青年。象平时一样，老崔处理问题是很慎重的，对于拿不准的事情，从不随便表态。于是，就很坦率地说：“我对他的情况不熟悉，让我再考虑考虑。你们先议吧。”然而，在他的心里，却向自己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为什么苗俊敏能发现这个青年，而我呢？这一点，说明了什么？……今天的会议，是上一次的继续，老崔当然是异常认真地对待啰。

他从裤子的表袋里掏出一只表壳泛黄的老式挂表看看时间。嗨，一点二十分，开会时间近了，赶快紧紧步子。

他把挂表仔细放好。它对它是很爱惜的。要知道，他们

作伴三十余年了。三十多年前，在一个呼啸着狂风的黑夜里，崔羽丰——一个入伍不久的新战士，执行侦察任务归来。不幸，在通过敌人封锁线时，侦察排长胸口中了敌人的子弹。临终前，排长贴着他的耳朵说：“……你……接替我的位置，回去报告……”

“排长，我是个新兵，担心……”崔羽丰噙着眼泪说。

“革命，……需要一代一代传下去……任务，我相信你一定会比我完成得更好……”排长抖动着手，从怀里掏出一只挂表，“你拿着……记着！只准提前，不准迟到……为着革命……你要赶在前头……”说完，排长安详地合上了眼睛。

后来，崔羽丰在前进中，腰腿之间也中了敌人的子弹，伏倒在地上。“噤啞噤啞”，一只挂表在他胸口合着心跳的节拍。于是，他咬紧牙关，匍匐着爬了几里路，比预定时间提前五分钟回到了指挥所。稍后，胜利的信号弹就升上了漆黑的天空……

三十几年，虽说是弹指挥手一瞬间，但他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喜欢在每天起身时，对准时间，然后把挂表拨快五分钟。他总是兢兢业业地催促自己：“要象从前当战士那样，赶在前头！”

老崔沿着江边大道走着。肚子里咕噜噜的声响，使他猛然记起，在基层单位“泡”了一上午，还没吃午饭呢。哎，顾不得了，先赶上会议再说。

“真糟糕！你又闹矛盾了。”他揉了揉腰腿之间的老伤，步履似乎有些沉重，不由得暗暗想道：“年龄，总是不饶人的。”

身边，一条大江在阳光下反射着粼粼的波光。“驳驳驳驳”，一艘拖轮急速驶过，搅动着白色的水花。“哗——”一个

浪头向前涌着，又一个浪头盖上来了。

老崔猛一振奋精神，再次加快步伐，踏进了区委机关的大门。转了个弯，快步登上楼梯，来到三楼会议室门边，连忙又掏出那只挂表看看：哟！离开会时间只有五分钟了！

差不多在同一个时刻里，在区委机关大楼的底层办公室里，一位前额宽宽、脸型方方的中年人，随手拿起桌上一块崭新的手表看看：一点二十分，离开会还有十分钟。早呢！他一边翻着当天的报纸，一边暗自想道：“今天的讨论，会有什么进展呢？”他微笑着摇了摇头，似乎缺乏足够的信心。这人就是区委常委韩健。

上一次会上，韩健和苗俊敏的意见也不一致。虽说，他对张玉林近况不了解，可早先有墨迹在他脑子里的印象还是很深的。那是四年前了，韩健代表区革委会，来到一个学习班，为即将走上工作岗位的一些青年学生讲话。韩健在台上一讲三个小时，有几个小家伙走进走出五、六次。“猢猻屁股坐不定！”韩健暗暗嘀咕。凑巧，中间休息时，韩健走出会场，经过一间乒乓室。原来，这几个小家伙在打乒乓呢！有一个——就是张玉林，嘴里还在说：“这个领导报告象白开水，听三个小时，不如我们自己看一个小时书。……”韩健探头一望，“啪！”一只白色的小球，恰好飞到 he 脸上……

韩健想到这一层，就说：“团干部将来主要要抓好青年的学习，选一个成熟一点的吧！或者在区委常委和委员中找一个年轻一点的兼一兼。”

谁料到苗俊敏当场就指出：“我们要用全面的、发展的眼光来分析问题。这个小青年，正是在学习上很出色。”